

父亲的尺度

胡晓延

94岁的父亲,在冬日的一个日落黄昏,撒下了相伴75载的母亲,安然离世。给素日欢乐的四世同堂大家庭浸透了哀伤和思念。

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在贫苦交困中,断断续续读过两年私塾,在村庄里算是一个“文化人”。一个世纪的光阴,父亲走得光明坦荡,明白事理,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,直到生命的弥留之际,仍清晰地交待他的些许不舍。

父亲4岁时,失去父爱,又遇母亲改嫁,是年迈的曾祖母将其拉扯大,在小山村艰难度日。幼小的父亲乖巧懂事,抚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破碎的心灵,重燃起曾祖母残年的希望,对父亲更是尽心养育。

父亲成人后,改嫁的祖母未能开枝散叶,曾托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,想说服父亲留在她身边,但被父亲委婉而坚定地拒绝了。父亲明白,曾祖母的养育之恩无以回报,独根独苗的血脉情缘还要传承,家,离开了他意味着土崩瓦解!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失去双亲的荫庇,父亲用稚嫩的双肩,过早地挑起了家的重任,遇事总爱琢磨的父亲,迅速成长为庄稼的“好把式”。生产队里只要有“技术活”,几乎都被父亲一人包揽,耕田、耙地、播种,父亲无所不能,无所不精。他深深懂得,没有依靠就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艰辛。在岁月的磨砺中,父亲用他的勤劳和对农事的精通,挣得比别人多得多的工分,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,体面地送走了老祖母,养育了我们姊妹四人,还把大姐、哥哥和我送上了求学之路。只因家里实在无力支撑,不得不忍痛让二姐从小放牛,这也成了父亲一辈子的愧疚和牵挂,他时常叮嘱哥哥和我要多帮衬二姐一家,说二姐为了这个家牺牲了太多。

记忆中,父亲品性纯良,乐善好施。每遇村上老人去逝或孩童早夭,大家都避之不及,唯有父亲总是主动站出来,为死者穿衣整容,入土为安。他将与母亲辛劳所攒积蓄,毫不吝啬地用来接济那些家庭遭遇不幸的乡邻,鼓励他们与困境抗争;每到春夏粮食青黄不接时,谁家没了粮油,父亲总要交待母亲送些过去,有时甚至将遭灾人

家的孩子接到家里住些时日,帮助邻里共渡难关。

父亲喜欢雪中送炭,不爱锦上添花的性格,总被村民们惦记。

那年仲夏,父亲心梗住院,傍晚吊水之余下得楼来,与一上了年纪的汉子擦肩而过。那汉子走了一段路后,又折返回来,拦在父亲的面前仔细打量,辨认出父亲后激动地握着父亲的手,一个劲地介绍自己是谁谁的儿子……父亲努力地在记忆库里搜索着,半晌才想起那段尘封的往事。原来,汉子与父亲同村,幼年丧父,身患痼疾的母亲带着他和弟弟,住在村头四面透风的破草房里,没吃的,他母亲便总是让他拿个瓢盆什么的,去找父亲“借”些粮食,父亲明知饥荒年代多是有借无还,仍然叮嘱母亲将米缸里所剩不多的大米或杂粮,匀出部分送给他们……后来,汉子一家搬去了圩区,两家人才断了音讯。

住院期间,汉子来医院看望过父亲多次,陪着大病初愈的父亲聊天解闷,父亲心情好转,身体亦日渐康复。

父亲一向铁骨铮铮,从不攀附权势,总是努力做好份内的事,从不做出在他看来有损人格的事来,并以此严格要求他的子女。包产到户后,父亲每天早晚两次,围绕自家的田地走上一圈,查看庄稼的长势和病害,丘陵地区六七千米的羊肠小道,他风雨兼程,乐此不疲,从不懈怠。打小,我们姊妹四人也从不敢赖床,早起扫地挑水,砍柴拾粪,兼或背诵课文,每个人都尽力分担家务。

父亲还经常说些“至理名言”。“儿大爷难管,女大不由娘”,那是宽慰母亲,子女长大了见识多了,会有自己的想法,要懂得放手;“一旦手背朝下,后悔晚矣”,那是告诫子女,时刻保持勤勉之风,用自己勤劳的双手,为家撑起一片晴天……我更敬重父亲刚毅的人格,从部队到地方30余年,恪守做人守规则、做事讲原则的信条,锲而不舍。

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,经历了世事的沧海桑田,但始终不改行善积德的秉性。在他离世时,远走他乡的亲戚朋友自不必说,不少未曾谋面的乡邻,闻讯也赶来送他最后一程,念念不忘父亲种种的好!

松子香

王贵宏

秋风将树叶吹落的同时,把松塔也吹黄了。由于山势陡峭,小兴安岭里还保留了许多年久的红松,它们虽历经数百年风刀霜剑,却依然挺拔高耸,虬枝横指,在收获时节硕果累累。

不同于采其它野果,因为要攀上高大的红松,所以从事这种行当的人不仅需要高超的爬树技巧,体力也要高于常人。打松塔一般是夫妻两人配合,丈夫攀至树顶打塔,下面捡塔的妻子则提心吊胆地不断提醒,如果打塔人稍不留神,结果就不堪设想。有的大树过于粗壮,搂不过来,打塔人就得用根绳子兜在树身上一点点往上挪,用钢筋制的脚扎子(上树时绑在脚上的工具)在树身上留下一溜不规则的小眼儿。

秋风一阵紧跟一阵,越往上爬,越能感觉到树身在晃动,就像是抱着船的桅杆。上到一定高度,信心不足或体力不支的人就会战战兢兢地打退堂鼓,从树上下来,另寻矮树,尽管塔少,但安全多了。艺高胆壮的人则

专挑大树,快到树顶时,会看见树尖上擎着一团团的金黄松塔,它们汲取日月的精华,天地的灵气,此时已经皮干籽饱,满腹馨香了。

攀到树顶打塔,会被近在咫尺的果实诱惑得有些兴奋,可这时更要稳住身体,保持平衡,为安全最好用一根绳索将自己同树干牢牢捆在一起,以免风大被晃落。然后用木杆向上连捅带打,待一团团长得紧绷的松塔被打得七零八落时,再抱紧树干,闭上眼一阵猛摇,周围噼里啪啦一阵作响,有的砸在头上和肩头,有的直接嗖嗖地向下飞去,到处是塔坠山坡时“咚咚咚”的响声。一阵“塔雨”过后,地面的草窠里,灌木丛处,野猪獾子拱出扒开的土坑中,到处是金灿灿的松塔。打塔是个体力活,下了树,再强壮的采塔人也会气喘吁吁地瘫坐在地歇上好一会儿。

当背着沉甸甸的麻袋的采塔人钻出茂密的山林时,太阳早已沉进西山的后面去了。

上屋耙雪

葛维敏

那是1983年冬天,雪下得尤其大,鹅毛般的大雪飘了好几天。雪一层层积压,厚厚的,足足有五十厘米,埋了山川和道路。学校也因此而提前放假,我们姐弟几个因为没有深筒胶鞋而待在家里不敢出门。同样因雪而放假的父亲,却被阻隔在十里之外,不能赶回家。

那时我家住在山脊下,小小的四间人字架房子,全被棉絮一样的白雪覆盖,纤细的横梁承受不了厚雪的重压,弯曲变形,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细响,由于家中比较暖和,瓦缝里的雪融化成的水“吧嗒吧嗒”往下落。母亲担心房梁随时会断裂,但是又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,只有暗自“吧嗒吧嗒”垂泪。

这一年夏天,我家所在的圩口发生几十年不遇的洪灾。肆虐的洪水冲垮了和尚圩的一段圩堤。当时我家住在山沟埂上,洪水一路攻城略地,很快来到了我家的稻场,一家人忙着收拾物件,打包搬运到屋后高地的邻家稻场上;不久,洪水漫到了墙角,一家人慌忙上屋,将屋上的大瓦仓促卸下来;还未下完瓦,洪水到达窗户上,干燥的土墙遇到洪水,发出“哗哗啦啦”的声响,然后就开始瘫软,架在墙上的梁、椽看不得这么轻浮的情景,也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呻吟声。老屋已无药可救了。几个浪头过来,挺立四面的土墙,轰然倒塌,屋上的梁椽漂在了水面上。我与家人噙着眼泪将一根根木料拖到了岸边……父亲一气之下,将家搬到了远离村庄的山脊下,临时搭建了几间土墙瓦房。不想,远离洪灾的住房,现在又遭遇到雪灾,洪水来袭时的“嘎吱嘎吱”声又在耳边响起,母亲难免痛心着急。

这一年,我十三岁,是家中唯一的男孩。父亲此时又不在家,如果我再没有办法,一家老小就等着房倒屋塌,无屋可住,无法过冬了。

屋外的雪花仍放肆地飘洒。此时的雪花在我看来就是魔鬼,即将让我们一家失去住所的魔鬼。我悄悄地搬出梯子,架在屋檐下,找来一只竹耙准备上屋耙雪。奶奶看见了,上前阻止。我告诉她,如果我不去耙雪,雪就会压倒房子。她又喊来母亲阻止我。结果母亲红着眼睛对她说“让他去吧”,复又缓缓地对我说“注意安全”。我默默地点头,抓着竹耙就爬上了梯子。奶奶则一脸紧张地在下面帮我扶着梯子。屋上的雪很厚,一耙子下去可以抓十几厘米深的雪,足有几十斤重,看上去轻飘飘的雪,堆积起来就像沙子一样沉。我用力耙着,近处的耙完了,就下梯子挪一段距离,再接着上梯子耙另外一处。母亲和姐姐们也没闲着,将耙下来的积雪推到远处去。就这样,我把完了前檐的积雪,又到后檐去耙雪。屋脊上的积雪耙不着,只有等到它们失去了下方积雪的支撑自行滑下来,才能接着耙。整整一天的时间,虽然仍不断地有新的积雪,但是,再也看不到房梁弯曲的情景,听不到“嘎吱”的呻吟声了。

这天夜里,我睡了一个好觉,梦见自己住进了一个无比坚固的城堡里。天放晴了。红彤彤的阳光从东方升起,照着玉树琼枝的世界,一切都是亮堂堂的……

翌日醒来,太阳没有露出红彤彤的脸,依旧是“北风萧萧白雪飘飘”。起床时,深感浑身酸痛,四肢乏力,但我不得不起床。想想那些厚如棉被的积雪,我又匆匆扒了几口早饭,拿着竹耙上了梯。



蔬蔬物语 汤育 摄